



# 医生的立身之本,就是多治好几个病人

## 中医肿瘤专家孙彩珍:30年探索中医抗癌路

杭州种福堂(艾克)中医医院院长孙彩珍,来自中国药材之乡——磐安的一个山村里,从小对中医中药有浓厚兴趣,后自学成才,曾就读于浙江中医药大学。因治好父亲的病,一念之间踏上中医治肿瘤之路,一坚持就是30年,看过的肿瘤病人、肝硬化腹水病人有数十万人次。

她说,要说这些年取得了什么成就,那就是确实找到了一条独特的中医治肿瘤和肝硬化之路。这期间经历了无数的失败和挫折,很多经验和教训实际上是病人的生命换来的。她常和身边医生说,要想在杭州这样的大城市立足,种福堂要开下去、开得久,没有捷径,只有一条路,那就是:多治好几个病人。

口述 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常委、杭州种福堂(艾克)中医医院院长 孙彩珍 记者 毛雷君

### 一念之间,走上中医抗癌路

我生长的浙江磐安县方前镇陈岙村,四面环山,是中药材之乡。很小的时候,我就认识好几十种草药,有个小毛病都是自己采草药吃:拉肚子了,就煎点凤尾草喝;发烧了就吃金钱草、蒲公英;小便热淋了,就吃点车前草。

那时,村民觉得中医没出息,饿不死而已。等我们十几岁时,兄妹相继离开村庄,去外面求学。

最终能走上中医这条路,是因为父亲的一场大病——1992年年初,父亲被确诊肝癌晚期。从开始怀疑到确诊,短短十几天,父亲已经很衰弱,而且腹水多得如十月怀胎。当初是自己走着去医院,后来坐三轮黄包车,到确诊时已是需要平板车推着了。

我和哥哥带着父亲到杭州一家大医院复诊,结果医生说:“回去吧,不要花冤枉钱了。”

回到磐安,医院也不让我们住院了。医院旁边有个操场,操场边上有棵大杨树,我父亲只好躺在那棵树下,盐水瓶呢,就挂在树上。

医院给父亲开了14瓶青霉素,6瓶盐水,越挂他肚子越大,小便也是“滴滴嗒嗒”,不通畅。

父亲才58岁啊,我们接受不了。

当晚我们带父亲就赶回老家,找到在当地已很有名气的堂兄。他一听也慌了,马上过来给父亲看,给他吃了两帖药,未见转机。

父亲痛得厉害,一天要打好多针杜冷丁,更难受的是小便拉不出来,腹部越来越大。虽然极端痛苦,但他不想死。这就逼着我们一边继续四处打听,一边翻各种经典医书。

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钱伯文说:“中医要根治肿瘤必须走破瘀活血的道路,然而破瘀活血药物的运用易造成扩散,以至于近代医务工作者都不敢去尝试……但是回过头来还是要走破瘀活血的道路,只有找到了破瘀活血的药物与其他药物的有机结合,既能消除肿块,又不造成扩散,那就找到了中医根治肿瘤的道路。”

据此,我们对照父亲症状,苦思冥想:肿块坚硬如岩石,摸去扎手,要消掉它,软坚是必须的;大量腹水,利湿也是必须的;肿块大得快,大剂量抗肿瘤排毒是必须的;此病起因是忧郁引起的,解郁是必须的,破瘀活血是必须的。因此形成了一个治疗原则:解郁、软坚、排毒、破瘀、活血、利湿。绞尽脑汁,最后心一横,敲定了一个方子。

第二天一早就去配来药,煎了。我们不敢亲自拿给父亲喝,叫阿姨端进去。

然后忐忑不安地等在外屋,每半小时去问下:“怎么样?”说真的,心里非常没底,生怕这一服下去父亲就去了。

过了一天,父亲没事,我们长嘘一口气。但到了晚上,父亲说肚子胀,又火急火燎半夜去敲开药店的门,抓药来吃。

后来,主方不变,其他中药一直视情况增减,没力气了加电板,睡眠不好了加夜交藤。

父亲一点点好转,三个月后已经能走了。到了这年秋天,中药也不吃了,他回到了陈岙村老家。

父亲这件事,彻底改变了我和哥哥的人生。我们相继辞职开始学中医,几年后,我们都拿到了省中医

学院(现更名为浙江中医药大学)成教学院毕业文凭和国家组织统考的执业中医师证书。

于是,我们把诊所开到了县城的街上。再后来,开到了东阳。

### 顶着压力,将门诊开到了杭州、武汉

在东阳的时候,有个病人对我说:“孙医师,你们好开到大点的地方去了。”

那时候,东阳还是县,我们当时在东阳防疫站的门面也不大。病人一多,排队都排到马路上了。

促使我们下定决心要开到大一点的地方还是因为一场车祸:有一年,一个病人在排队的时候被车撞了,粉碎性骨折,这件事对我们触动很大。

说句实话,最初决定到杭州我是没心理准备的,压力也很大:杭州大城市,藏龙卧虎之地,教授、博士多得不得了;我们一个土专家去,会有人相信么?

当我向一个朋友流露这种想法的时候,他说:“是骡子是马,你得拉出来遛遛。你做医生的就是看病,肿瘤这种难治之症,就像你说的,多看好几个是很有意义的,病人也不只是冲名头来的,终归还是看你看不得好病。”

2003年,我们杭州艾克(种福堂)中医肿瘤门诊部开出来的时候,第一次坐诊,来了差不多20个病人,我看了以后大约有一半是没拿药的,还有几个是围在那里,看了一下就走了,丢下一句:白挂了号。

有一位大姐,拎了一张CT片,我看了几分钟,我说没有看到肿瘤。她说,连片子都不会看,还看什么病,这张压根就是正常的,一张片子还看了老半天,看一眼就知道了。弄得我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,原来她是来考我的,我行医近20年,还没碰到过这种事,觉得是些挑刺的人。

一段时间下来,杭州的患者渐渐接纳了我。还有患者关心我:“孙医师,你脸色不大好,人也消瘦了,你可不能生病,你一病倒我们就完了。”有一次我下班后,有个老太太在我口袋里塞了一张字条,字条上写:我把这条命交给你了,我就信你。

一年时间下来,我每次门诊就从最初20位病人,到每次挂号超过100位。

2003年,我们又在武汉开办了建筑面积5000平米的武汉艾克中医院。

2003年,我们去拜见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专家时,跟他讲起我们在治疗肿瘤方面的成果,他很惊讶,但又不全信,说:“为了验证你说话的真实性,我们要亲自试验。”

试验的样本不准我们提供,是他们亲自派人提取的,一式两份。这一次,总共做了10多项试验。结果表明,所做的中药组方对“抑制Lewis肺肿瘤细胞、SMMC-7721肝肿瘤细胞、HL-60人淋巴瘤细胞性白血病细胞、SCG-7901胃肿瘤细胞、HCT-116结肠肿瘤细胞生长具有显著抑制率。”(摘自中国科学院—上海生命科学院试验分析报告)也就是说,这一次从西医方法证实,为什么我们的中草药对肺肿瘤、肝肿瘤、淋巴瘤、胃肿瘤、结肠肿瘤等具有确切的抑制作用。

当时上海生命科学院的领导说,如果实验结果像我们说的那样,我们会从科研上全力支持你们。实验



▲孙彩珍院长在杭州市民间中医药发展促进会年会主持学术交流

结果出来后,他们为了表达一种喜悦和敬重,居然派人给我们亲自送了过来。

如今,杭州艾克(种福堂)中医肿瘤门诊部成为省级医保定点单位、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会员单位、北京中西肿瘤防治技术创新联盟临床基地。

### “祛邪派”自创中药治疗方案

我们常说鲁迅先生的一句话:世上本无路,走的人多了,也就成了路。

我觉得,我们中医治疗肿瘤这条路,就是这样走出来的。

2004年,我们一年的门诊量已超过4万人次。病人来自全省各地,还有上海、江苏、安徽等地,很多是病人介绍病人来的。

那些医好的病人夸我,其实哪里有神医,全是下苦功夫、不断琢磨得来的。

也不瞒大家,我们医过的病人中,最后没治好的,也有很多。

为治肿瘤,我们真的是想破了脑袋,国内用中医方法来治疗肿瘤的门诊部、医院,能了解的,我们都去了解和研究过。在研究中我们发现,扶正祛邪法、以毒攻毒法都各有优点和局限。经过反复验证后,我们对肿瘤治疗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看法:解郁、软坚、排毒、破瘀、活血、利湿。

历来中医治病,是扶正还是祛邪,意见总是不统一。许多肿瘤一发现就已经到了晚期,此时应该攻邪为主还是扶正为主,确实也不好回答。为了求稳,宁可误补、不可误攻的思想有;扶正、攻邪两不耽误的有;扶正即是祛邪的也有。

我是坚定的“祛邪派”。肿瘤是癌毒高度集中之处,就像是一座顽固的堡垒,堡垒不能攻破,就谈不上治疗肿瘤,更谈不上清扫体内的癌毒,所以我们常常用比较猛烈的手段,来驱除病人体内的邪气。我们发现,肺、肝、胃、大肠、妇科等肿瘤,跟气滞有关。气滞致病,就要解郁。肿瘤病体内有癌毒,有瘀血、毒火、痰湿、食积停滞,所以我认为要立足于祛邪为主,主张饿着肿瘤,用电板、灵芝,让肿瘤病人补而不滞。

有时候,面对随时都可能去世的严重病人,我的心情也是很复杂的。如果想求个太平,给他开一点调补的药,即使治不好,家属也不会埋怨我。

如果对这样虚弱的身体还要采取大剂攻下法,一方面不容易被家属理解,另一方面确实要冒比较大的风险。

但20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,只要掌握好分寸,这种方法可能就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了。

当然,中药讲究因人而异,不是所有的肿瘤、所有的病人,都适合这种方法。20多年来,我们以“解郁、通络、软坚、排毒”独特疗法为基础,已经积累了肝肿瘤、肺肿瘤、胰腺肿瘤、肠肿瘤、乳腺肿瘤、白血病等各种肿瘤的验方(被证实有疗效的经验处方),几乎每个病种都有一到两个。